



## 且捧诗书听春雨

□ 杨称权

不觉间人生已步入中年,带着来自家庭的重担,我每日里都在生活的洪流中奋力前行。日复一日地穿梭于钢筋水泥构建的丛林,内心早已疲惫不堪。好在春天来了,这个我最喜欢的季节,总能以它独有的方式,轻轻擦去我忙碌的汗水,给予我片刻的宁静。而那场不期而遇的春雨,更是让这份宁静变得尤为珍贵。

那日,忙碌的脚步终于得以暂时停歇,我偶然间抬头望向窗外,天空已被一层薄雾轻轻笼罩,细雨如丝,无声地滋润着大地,给这座城市披上了一层朦胧的纱衣。那一刻,我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,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的事务,决定给自己一个短暂的逃离,去细细品味这份久违的宁静与美好。

我走进书房,那里是我精神的避风港,书架上排列着各式各样的书籍,每一本都承载着不同的故事与智慧。我轻轻拂过书脊,最终选定了一本诗集,那是年少时曾无数次翻阅,如今却因生活忙碌而久违的文学宝藏。我泡上一壶清

茶,茶香袅袅升起,与窗外的雨交织在一起,营造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和谐氛围。我缓缓坐下,手捧诗书,耳边是春雨绵绵的细语,心中涌动的是对过往岁月的温柔回忆,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

雨,是自然界的诗人,它以独特的节奏和韵律,为这个世界谱写着曲又一曲的乐章。我闭上眼,让雨声成为背景音乐,引领我走进诗的世界。那些文字,在春雨的洗礼下,似乎变得更加生动而富有灵性。我又读到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仿佛看见春雨悄无声息地滋养着万物,给予生命以最温柔的呵护;读到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又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哀愁,那是对逝去时光的怀念,也是对生命无常的感慨。每一句诗,都像是春雨中的一滴水珠,汇聚成河,滋养着我的心,让我在忙碌与喧嚣之外,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。

在这样的时刻,我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他们也曾像我一样,在

某个春雨绵绵的日子里,手捧诗书,静享这份难得的闲适与自在。他们的情感,通过文字流传至今,与我在这一刻产生共鸣。我开始思考,或许生活的意义,不仅仅在于追求物质的富足,更在于心灵的充实与自由。在这春雨绵绵的日子里,我学会了放慢脚步,去聆听自然的声音,去感受文字的力量,去珍惜眼前的一切美好。

雨渐渐停歇,但那份宁静与满足却久久不散。我合上书本,望着窗外被雨水洗涤得更加清新的世界,心中充满了感激。感谢这场春雨,让我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;感谢手中的诗书,让我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了心灵的慰藉。我知道,这样的时刻虽然短暂,但它所给予我的力量与启示,将会伴随我走过未来的每一个春夏秋冬。

且捧诗书听春雨,多么美好的瞬间,多么自在的享受!未来日子里,无论生活如何忙碌,我都会记得给自己留一个空间,去聆听自然的声音,去阅读那些能够触动心灵的文字,让生命因每一次短暂停留而变得更加多彩。

角,我轻轻拨开铁线莲的残叶。原以为会是一片萧索,却惊喜地发现,铁线莲的嫩芽已悄然萌动。那一抹嫩绿,带着盈盈的生机,从枯叶间探出,似在急切宣告春天的来临。此时的铁线莲虽无繁花,可那满含希望的嫩芽,已让我真切触到了生命的跃动。

小院中,早开的花儿远不止茶梅与铁线莲。那洁白似霜的结香花,蓬松地绽放在枝头,犹如一个个迤迤的梦。它的花瓣纤细而簇拥,散发着清幽的甜香,闻之便觉心情舒畅。还有那娇小可爱的迎春花,金黄色的花朵一串串地垂下来,像是给小院挂上了一串串金色的铃铛。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,仿佛在欢快地唱着春天的赞歌。每一朵迎春花,都像是一个小小的太阳,给小院带来了温暖和希望。

那星星点点的小野花,这儿一丛,那儿一簇,随意地散布在小院的各个角落。它们的色彩虽不艳丽夺目,却有着

一种质朴的美。在阳光下,小野花们轻轻摇曳,似在浅唱着早春的民谣,给小院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。

院子里的桃花也已初绽,粉粉嫩嫩的花苞星星点点地缀满枝头,透着一股清新的俏皮。偶有微风吹过,娇嫩的花瓣轻轻颤动,仿佛下一秒就会化作粉色的蝶儿翩然飞舞。

在这早春的小院里,每一种花儿都独具风姿,在料峭的余寒中,顽强地绽放着自己的光彩。它们用自己的方式,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乐观。

望着这些花儿,我不禁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它赋予每一种生命独特的魅力,让它们在不同时节,绽放独有的绚烂。而我们,亦应如这些花儿,在自己的人生路上,无畏风雨,寻找属于自己的华彩。

早春的小院,花影婆娑,这里有茶梅的明艳,有铁线莲的生机,有结香花的温柔,有迎春花的欢快,有小野花的灵动,有桃花的娇俏,它们共同绘就了一幅早春的诗意画卷,让我领略到春的萌动与生命的力量,让心灵在花海中浸润、栖息。

## 悠悠的老街古巷

□ 鲁旭东

“巷陌幽深无人至,垂杨摇曳叶萦回。”我一直想写一写戴埠的老街和古巷,可能是在此生活、工作时间久了的缘故吧!

戴埠是一座古镇,其建镇历史可追溯至唐宋时期,据《溧阳县志》记载:北宋太平兴国年间(976-984)已有“举善镇”,俗称“戴埠”。历经千年风雨沧桑,褪去浮华,积淀了深厚的历史风物和人文底蕴。其中,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当属这些老街古巷了。

自古以来,戴埠就是南山片区最重要水陆码头,大量的山货通过数十条古老的山道下来,最后汇聚到此镇,再由码头上大大小小、南来北往的船只销往各地。车来舟往,川流不息,经年累月就形成十分繁华的集贸市场。据《县志》记载,在明代弘治年间(1488-1505),“诸镇戴埠之集为盛焉”,戴埠已成为当时全县七镇中集市最盛的一个。

随着货物商品有规律的集散和大姓家族定居繁衍,戴埠逐步形成了竹行头街、双井头巷、东阳巷、胡家厅巷、尤家巷等老街古巷。今天,我们依然可以从残存的砖石墙瓦上寻找到往日的时光印迹。

戴埠的老街古巷具有鲜明的江南水乡特点,分布于南北走向的戴埠老河两岸,纵横交错,相互连通。街巷狭窄幽深,路面基本上都是由青石板,花岗岩条石镶嵌铺就。街巷两侧老宅大都以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为主,颇具明清徽派风格,青砖灰瓦,部分院落还装饰有精美的石木雕刻。同时,每条巷子又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功能和文化特点。

最南边的竹行头街就是老戴埠人俗称的“上街头”,是所有古巷中较为宽敞的一条巷子,出街则有数条道路通往大山深处。这里曾经是从南山下来的山货、毛竹及竹制品的聚集地,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仍然有许多家竹器坊,生活着十几位手艺高超的竹匠和篾匠。竹行头街北端和东西走向的双井头巷交接在善庆桥南侧。

双井头巷特别狭窄,有一百四五十米长,位于善庆桥的东南岸边。据一直生活于此的方姓老太太介绍:双井头巷曾经有一座四合院是古代学堂,曾经出过两位进士,故称“双进坊”。另一位老人则说“双井头”取名源于巷内曾有两口古井,但方老

太说那不是古井,而是两个形似石井栏的旗杆石座,早已不知被弄到哪里去了。双井头巷沿街两侧的老宅保留较多,如许氏老宅、蒋氏老宅和史家祠堂等,可惜有几座老宅早已人去楼空。

往北越过善庆桥就是东阳巷,现存大概只有五六十米的样子。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戴埠老河改道后,就逐渐被废弃了,如今鲜有人来往,东阳巷这个名称也被许多人遗忘了。在此之前,东阳巷也被称为“河东老街”,也是很热闹的地方,因为山里人要到镇上赶集、办事都会经过这里的。

善庆桥西侧上游约三十多米处有一座石板桥叫桐梓桥,经此桥往北的就进入了胡家厅巷,也就是旧时的河西老街,因其近旁有一座匾名“胡家厅”的五间三进二明堂的老建筑而得名。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,胡家厅巷曾经的石板路面上有一条很深的车痕,据说这是数百年来山民推独轮车“上戴埠”反复碾压的结果。独轮车载重少则数百斤,多则上千斤,驾驭好它既要有力气又要讲究技巧,翻山越岭,上下陡坡都要稳稳当当。不过,现在的巷子里面已经浇筑了一层水泥,不用再担心路面的坑洼不平,却也不见了历史的痕迹。

上述四条老街古巷是旧时戴埠镇商贾云集地段,如荣茂升广货店,福昌、益丰、金茂昌等南货店,还有戏院、酒馆、茶馆等,甚是热闹。随着经贸愈加发达,后来逐步扩展到了所谓的戴埠“下街头”。这里河东的“骡马巷”是骡马行的集中场所,旧时家境殷实的山民以及南来北往的商人,在卸完货物后常常牵着骡、马、驴等到此歇脚、喂料。“下街头”河西的“锅巷”则聚集了十余家铁匠铺,除了制作锅、勺及家用五金农具外,还经营冶炼、修车之类的行当。

当然,戴埠古镇的老街古巷还有几处,我尚未去考证因而就不妄说了。就前几次走访过的这些老街古巷来说,我感受最深的是孤寂和落寞。在这春寒料峭的时节,不禁让人想起清代吴绮的“古巷闲来暗自伤。不待斜阳。当时人物总寻常。更休笑,燕儿忙。”的调侃。

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,从不曾为谁停留片刻。我们在时光的洪流中,被推着不断前行,回首望去,那些曾经熟悉的风景已然模糊……



### 雅色蘸浅春

□ 方雪华

早春的暖阳,似轻柔的羽毛,悄然拂过婆婆家后面的小院。周末,我爱奔赴这方小天地,悠然地伫立在小院的篱笆边,沉醉于这宁静而美好的时光。

视线所及,茶梅正盛。一朵朵茶梅,宛如被早春精心雕琢的瑰丽珍宝,傲立枝头。红的似燃烧的火焰,粉的如初绽的晨霞,白的胜新降的瑞雪,色彩斑斓,明艳动人。花瓣层层交叠,娇嫩而柔软,仿若用最闪亮的锦缎织就。微风徐来,茶梅微微颤动,散出丝丝淡雅的幽芳,萦绕鼻尖,令人心醉神迷。

赏茶梅之际,为寻更佳视